

MARGARET

上海文化出版社

Anatha Christic was a great admirer of Margaret Millar's work because she is always different. She always is. MERMAID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her storytelling skill and her never-failing ability to surprise.

坟墓里的 陌生人

Millar



S H W H C B S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世界

畅销书金库

米勒神秘悬疑

小说系列

坟墓里的陌生人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周国珍 严永强 孙黎 译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官 超

经哈罗德·奥勃联合公司授权上海文化出版社以中文简体字出版，版权号 1998 年。

Copyright 1998 by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坟墓里的陌生人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周国珍 严永强 孙 黎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辰 孝 李 店 经 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01,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646-005-5/I·237

定价：11.80 元

前 言

神秘小说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神秘小说泛指一切惊险小说，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古典式侦探小说，埃德·麦克贝恩的警察谜案小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达夫妮·杜莫里埃的现代哥特小说，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等等。狭义的神秘小说则特指神秘悬疑小说或心理悬疑小说。这类小说主要凭借现实生活中一连串悬而未决的疑问和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气氛来取胜。它也有犯罪，也有调查，但它的主要情节不是依赖任何一类侦探或警察的调查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作品的叙述角度不是依据犯罪事实的调查人，而是依据与神秘事件有关的某个人或案犯本身。作者关注的也不是探案经过和惩治罪犯，而是案情生发出的扑朔迷离的背景和犯罪的心理状态。这种犯罪往往是由主人公的心理扭曲或心理缺损造成的。伴随主人公因受病态心理的驱使而陷入越来越可怕的境地，故事的神秘感和悬念性也越来越强，由

此激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

玛格丽特·米勒是神秘悬疑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她成功地把西方心理犯罪小说的传统同当代通俗小说的若干要素结合起来，创造了一批构思精巧、人物鲜明、语言生动的神秘悬疑小说精品。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她的作品被先后译成十几种文字，出了二十七个版本，十七次入选读书俱乐部特别推荐书目。其中两部作品还先后获得西方通俗小说作家所企盼的大奖——爱伦·坡奖。

1915年2月5日，玛格丽特出生在加拿大安省基奇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商人。幼时，她爱好音乐，曾多次举行钢琴演奏会。自八岁起，她迷上了侦探小说，并立志当通俗小说作家。在基奇诺—滑铁卢特别中学读书时，她担任校辩论队队员，与该队另一名队员交往密切。这名队员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和写作伴侣——大名鼎鼎的硬派侦探小说大师罗斯·麦克唐纳（原名肯尼思·米勒）。1938年，她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不久同肯尼思·米勒结婚。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1941年，肯尼思·米勒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玛格丽特跟随他到了密歇根州的安阿伯。最后，他们选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定居。

玛格丽特·米勒于1941年开始通俗小说的创作。她先是以婚前的姓名玛格丽特·斯特姆尝试

写作侦探小说。两年内,她出版了三部系列侦探小说,并获得成功。这三部小说是:《看不见的蠕虫》(1941)、《弱视蝙蝠》(1942)和《魔鬼爱我》(1942)。主人公为心理分析侦探保罗·普赖博士。他身材高大,书卷气浓,颇受漂亮姑娘青睐,但常常卷入神秘的谋杀事件中。其后,玛格丽特·米勒开始了新的尝试。她出版了第一部系列警察谜案小说《墙眼》(1943),同样获得成功。该书主人公是多伦多警察局探长桑兹。他年届中年,相貌平庸,但有毅力,善于团结部下,侦破了多伦多街头发生的几起血案。紧接着,玛格丽特·米勒又开始了新的尝试。她出版了单本侦探小说《火焰凝固》(1944)。翌年,她的以桑兹探长为主人公的第二部系列警察谜案小说《铁门》(1945)问世。这部小说因细腻地描述了一个貌似快乐的富妇的恐惧心理而引起轰动。接下来,玛格丽特去好莱坞当了一年编剧,又写了几部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

自五十年代起,玛格丽特·米勒中止尝试,开始创作以描写犯罪心理为重点的单本神秘悬疑小说。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她一共出版了十多本神秘悬疑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数以加利福尼亚为背景,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罪犯的乖戾心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其中包括这次推出的头两本书:《坟墓中的陌生人》(1960)和《人与魔》(1970)。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视角中的野兽》

(1955),《好一个天使》(1962),《恶魔》。前一部作品荣获爱伦·坡奖,后两部作品也先后获得爱伦·坡奖的提名。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玛格丽特恢复了系列小说的创作。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各类系列小说十分风行,她想让自己的作品更加适应读者的需要。也可能因为她不满足现有的成就,想进行系列神秘悬疑小说的艺术探索。在近六年的时间里,她出版了三部系列神秘悬疑小说。它们就是这次推出的后三本书:《善恶园中的猎手》(1976)、《谋杀米兰达》(1979)和《神魂颠倒的女人》(1982)。三本书中均出现了同一个人物——青年律师汤姆·阿拉贡。然而他只是起着串连情节的作用,作品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点没有多大变化。

1983年,玛格丽特·米勒的丈夫因患早老性痴呆病去世。在这之后,她很少动笔,仅出版了两部神秘悬疑小说《女鬼》(1983)和《蜘蛛网》(1986)。然而,《女鬼》使她梅开二度,赢得了当年的爱伦·坡奖。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谈到玛格丽特·米勒的神秘悬疑小说时,曾由衷地感到佩服:“她总是不同凡响。”确实,玛格丽特·米勒文思开阔,每一本小说的情节都不相同,每一本小说都有其独特的招数。如《坟墓中的陌生人》,以碧眼女郎黛西的怪梦开头,时而追踪,时而调查,时而推理,结果意外

发现一起谋杀案和由谋杀案引起的一起敲诈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然而精彩的故事当中又交织着生与死、爱与恨的永恒主题，令人震撼，余味无穷。而《人与魔》则是一起云谲波诡的凶杀案，众多的伏笔，众多的疑阵，手法新颖，布局严密，寓意深刻，人物刻画颇见功力。即便是三部系列小说，也找不到雷同的痕迹。《善恶园中的猎手》正面展开情节，一条是悬念性的追踪主线，另一条是人物关系线，两线交织，将一个策划周密、蓄意已久的谋杀计划暴露无遗。《谋杀米兰达》却以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带出了一个丽贝卡式的谋杀事件。贪婪的负心汉，歹毒的将军夫人，自私的检察官，走马灯似的登场，最终将痴情的弱女子投进大狱。而《神魂颠倒的女人》则别出心裁地讲述了一个弱智姑娘神秘失踪的故事，其中不乏乱伦、同性恋、绑架、枪杀的描写，给人以无穷的感叹和思索。

神秘小说离不开神秘气氛。而神秘气氛的渲染又离不开悬念。在设置悬念方面，玛格丽特·米勒堪称高手。《坟墓中的陌生人》从第一个词“恐怖的时刻”就悬念兀起，直至全书结束，读者看到最后一个词“卡洛斯·卡米拉”，故事才真相大白。虽然作者在“恐怖的时刻”之后笔锋一转，去写黛西家的情景，但读者胃口已被吊起，不会失去耐心。随之而来的梦境，更加动人心魄，即使其后头绪纷繁，于迷魂阵中辗转迂回，读者还是欲罢不

能。《善恶园中的猎手》也是谜团贯串始终，结尾出其不意。青年律师受雇寻找富婆吉莉的前夫，但找到有关当事人时总是晚了一步。合伙人詹金斯喝毒酒，坠身桥下。法官埃尔南德斯深夜猝死。妓女图拉也莫名其妙地惨死在接客的房中。直到最后，青年律师才悟出自己当了替罪羊。原来那位垂死的病人就是富婆吉莉的前夫。在《神魂颠倒的女人》中，女主人公刚一出场就令人百思不解，等到读者获知她是弱智姑娘，她却神秘失踪。青年律师受雇查寻，得到的证据是她竟然和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而且隆起大肚子，将要临产。可谓悬疑迭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待到一切谜团解开，但已酿成了可怕的命案。

战后西方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日益融合。一方面，严肃小说家不断地采用通俗小说的构成要素和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另一方面，通俗小说家也不断地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以加强创作的力度和深度。玛格丽特决不是为神秘而神秘，为悬念而悬念，她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较为严肃的主题。这些主题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通过对犯罪心理的描写，鞭挞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即兽性。在《人与魔》中，她这样写道：世界是球形的，并不像中世纪地图标示的那样是平面的，人住在一块地方，妖魔住在另一块地方。因此“人域与妖域浑然一体，没有什么将我们同妖

魔隔开。”显然，玛格丽特·米勒相信：人既有人性，又有魔性，妖魔就在我们人类身上。正因为这样，她把书中的罗伯特母亲处理成“演戏”专家，貌似尽心尽责的妻子和母亲，实质冷酷透顶，儿子的悲剧就是她造成的。同样，《善恶园中的猎手》里的富婆吉莉、《谋杀米兰达》里的将军夫人也都被处理成行为极端、心理反常的变态女人。而《神魂颠倒的女人》里一群男女弱智者的所作所为更是告诉读者，人一旦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任凭兽性泛滥，将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危害。应该指出，这种寓意的体现不是牵强的。几乎在每一本书中，玛格丽特·米勒都细腻地描写了人物的各种情绪和情感变化，刻画了追逐者和被追逐者之间的敌对心理、焦虑心情、罪恶感，使读者身临其境地体验犯罪所带来的迷乱和焦躁。无疑，她继承了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莫泊桑等文学巨匠的心理犯罪小说的传统，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展现了对人性探索的严肃主题。

高尔基曾经说过，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时间会创造不朽。玛格丽特·米勒的神秘悬疑小说正属于这种不朽的作品。人们因此感谢她，给她极大的荣誉。1956年，她被选为美国神秘小说作家协会主席。二十七年之后，在她因《女鬼》一书第二次荣获爱伦·坡奖时，该协会又授予她“大师”称号。

译介玛格丽特·米勒的作品,在我国尚属首次。这套神秘悬疑小说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我国广大读者了解这类新的通俗文学样式,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学术界人士对西方通俗文学有进一步认识。西方通俗文学决非中国地摊文学似的下脚料。它具有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为西方大众所喜爱。文学的感染力是没有国界的。相信这套神秘悬疑小说,也一定会赢得我国广大读者的青睐。

黄禄善

1998年8月3日

于上海大学

第一章

我最亲爱的黛西，已经多年未见了

.....

那恐怖的时刻，倘若是从午夜开始，倒也顺乎情理，因为午夜的沉寂和黑暗总叫人毛骨悚然；然而它却偏偏开始于明媚而喧腾的早晨，且又是早春二月的第一周。这天早晨，洋槐树已花开满枝，一眼望去几乎不见树叶，它们正临风摇曳。桉树则嫩枝轻飏，正与几百只灰色小鸟打情骂俏。这些鸟儿小巧玲珑，只有人的拇指那么大；黛西并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

小鸟飞在空中时是那么自由自在，而落到地上时又是那么脆弱无助。这两种情景的对比，使她不禁联想自我，黯然神伤。

透过宅前林木掩映的峡谷，她看得见远处新的住宅开发区的一些房屋。她记得还不到一年之前，只有橡树丛和蓖麻才能从那里干硬的粘土中

勉强钻出来生长。而如今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砖砌的烟囱鳞次栉比，电视天线到处可见，新栽的冰叶日中花和常春藤把整个山坡装点得一片嫩绿，生机盎然。远处的喧闹声穿过峡谷飘进黛西的屋子：犬吠声、孩童嬉戏的尖叫声、时起时伏的音乐声、婴儿的哭闹声、母亲发怒时的呵斥声，还有电锯时断时续的锯割声。

黛西喜欢清晨的这些声音，这是生命的旋律，这是生活的喧嚣。她坐在早餐桌旁，静心聆听着这些声音。黛西是个妩媚的少妇，天生一头乌黑的秀发，身穿一件旗袍，亮蓝色的，这跟她那双眼睛的颜色很相配。她的脸上总有那么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这种微笑没有任何含义，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早晨涂唇膏时她将这丝微笑也一起涂上，而晚上洗脸时再将它洗去。杰姆喜欢她这种微笑，对他而言，这种微笑意味着她是个幸福的女人。作为她的丈夫，能让她始终拥有这份幸福感，他深感欣慰。因而，她的这种微笑尽管没有任何意义，但至少能起到一种作用，那就是它使杰姆深信，他正做着一件过去很多时侯他认为难以做到的事——让黛西快乐。

此刻，杰姆正在看报，他一会儿自己默看，一会儿则大声朗读，只要他觉得黛西可能会感兴趣。

“俄勒冈沿海一带又出现了新的暴风雨前锋，估计很快会影响本市。上帝保佑，但愿如此。你

知道吗,今年是自 1948 年以来最干旱的一年?”

“嗯。”黛西应了一声,既不算回答也不算发表意见,只不过是鼓励他继续讲下去,这样她自己就可以不必说话了。平常早餐时,她总是十分健谈:谈论前一天的琐事,计划下一天的活动。但今天早晨她却不想讲话,似乎尚未完全醒来,又恍若身在梦乡。

“自去年七月以来这里的降雨量只有 5.5 英寸。已经整整八个月了。我们种的那些树倒仍能存活,真是个奇迹,不是吗?”

“嗯。”

“不过我想,那些大一点的树已经把根扎到小河底下了。要是发生火灾可就糟了。黛西,你抽烟时可得千万小心火星,我们的火灾保险费可不够支付这房子的整修费。你在听吗,黛西?”

“你说什么?”

“抽烟啦,用火柴啦,够当心了吗?”

“当然,我非常小心。”

“说实话,我很担心你母亲。”越过黛西的左肩,透过小餐室的视景窗,杰姆能够看见一座小房子上砖砌的旧烟囱。那所房正是他专门为岳母菲尔丁太太建造的,距他们自己的住所约二百码远。“我知道她对这种事总是小心谨慎的,但有些事是很难料到的。如果哪天晚上她坐在房间里抽烟时再次中风怎么办?我在想是不是该和她谈谈?”

那是在九年前，当时杰姆还不认识黛西，菲尔丁太太犯过一次轻微的中风。之后，母女俩卖掉了她们在丹佛的成衣店，搬到加利福尼亚海岸边的圣·菲利浦来住。至今杰姆仍很担心，仿佛那次中风发生在昨天，而明天又可能再发生似的。他本人一直健康而充满活力，因此一想到生病他就感到害怕。他做地产生意很成功，在社交场合也常能碰到一些医生，但每次看到他们，他就感到浑身不舒服。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黛西。”

“你说什么？”

“如果我和你母亲谈谈的话。”

“噢，当然不介意。”

于是，杰姆心满意足地继续看报纸。因钟点工要到九点才来，黛西亲自为他弄了咸肉和鸡蛋当早餐，但他却碰也没碰过。早餐吃点什么，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吞吃的是报纸，一段一段，将所有的事实和数据一一吃完，似乎永远吃不饱似的。他十六岁辍学，当了一名建筑工。

“噢，报上有些有趣的事儿。目前研究人员已经证明鲸鱼有类似蝙蝠的辨音系统……”

“嗯。”她仍半睡半醒，如在梦中，不过她也实在想不出该说些什么。于是她坐在那里，凝视着窗外，听着杰姆的讲话声和早晨其他的喧闹声。但后来，一种恐惧莫名其妙地攫住了她。

她平稳而有节奏的心跳开始变得迅疾而无节奏，她感到呼吸急促，上气不接下气，就像在干重活那样。热血忽地一下子涌上她的脸颊，她感到前额、双颊及耳垂全都火辣辣的，滚烫难忍，手心里像活见鬼似的直冒汗。

这时，她如同大梦初醒。

“杰姆。”

“嗯？”他抬起头来，越过报纸注视着她，暗想道，今天早晨她真美，两颊绯红，像个小姑娘。她有点兴奋，似乎刚刚构想了一个崭新的宏伟计划；而他则满怀爱意地猜想着，不知这次又会是个什么计划。他们这些年的生活充满了黛西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不过大多都已弃置或淡忘，就像贮物箱里的旧玩具：有的破损了，有的却从未碰过。“亲爱的，想要点什么吗？”

“来杯水吧。”

“好的，”他从厨房拿来一杯水，“水来了。”

她伸手去拿杯子，但却拿不起来。她身体的下半部分僵住了，而上半部分却在发烧，这两部分之间似乎失去了联系。她想喝口水润润干渴的喉咙，但拿杯子的手却不听使唤，就好像维系欲望和意志的纽带断裂了。

“黛西，你怎么了？”

“我感到……我觉得……病了。”

“病了？”他大吃一惊，就像拳击手突然挨了一

记狠狠的下勾拳。“你不像病了。刚才我还在想，今天早晨你脸色白里透红——噢，天哪，黛西，你可千万别生病。”

“我自己也不愿生病。”

“听着，黛西，现在你先把这杯水喝了，我扶你到沙发上休息。然后我去接你母亲。”

“不，不要她来……”她生硬地说。

“我们总得采取措施，也许该去请个医生来。”

“不，不要。不等他来，我的病就会好的。”可是眼下，她的感觉并不好，“我觉得……很热。”

杰姆将右手轻轻按在她的前额上；她额头冰凉，还冒着冷汗。“我觉得你没有发烧，”他有些焦虑地说，“你的样子很正常，气色也很好。”

然而，杰姆未能觉察到她那恐惧的神色。

黛西微微坐起身。她身体那冰冷的一半与发烧的一半似乎渐渐地恢复了联络。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桌上拿起杯子把水喝了。水的味道怪怪的。杰姆俯视着她，因为脸凑得太近，看上去不像杰姆本人，倒像一个碰巧经过而进来帮忙的陌路人。

帮忙？这个陌生人是怎么进来的？难道他经过时她冲着他叫喊了吗？难道她喊“救命”了吗？

“你觉得好些了吗，黛西？”

“嗯。”

“谢天谢地。刚才你简直把我给吓坏了。”